

波斯拜火教與古代中國

Zoroastrianism & Ancient China

林悟殊 撰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波斯拜火教與古代中國

Zoroastrianism & Ancient China

林悟殊 撰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本書提要

本書匯集了作者有關波斯拜火教，即瑣羅亞斯德教及其東漸，在中國傳播的十多篇文章，各篇獨立成文，彼此又有聯繫，構成一個整體。作者主要依據西方資料，結合中國古籍記錄，介紹了該教的研究史，該教的經典文獻、教義特點，以及禮儀習俗等，並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就該教在古代西域及中國內地傳播的諸問題，提出了作者的獨見。書末附有較詳細的中外文書目，對研究者當不無參考價值。

zoroastrianism & Ancient China

by Lin Wushu

Capsule Summary

The present work is composed of more than ten independent papers, which are interrelated in content and form as a whole. The papers deal with various problems about the Zoroastrianism and its eastward spread, including its research history, main texts, traits of dogmatics, ceremonies and customs as well as its earliest penetration into China and diffusion in the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western an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various researches by several senior scholars, series of new views are put forward in this book. Four biographies in several languages are presented at the end of this book, which may be useful to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Zoroastrianism & Ancient China

Contents

Preface	Prof. Cai Hongsheng
Acknowledgement	
1. Origin of the Modern Study of Zoroastrianism	
2. Zoroastrians in India	
3. Zoroastrian Sacred Books	
4. Gathas as Primitive Texts of Zoroastrianism	
5. Zoroastrian Pehlavi Texts	
6. Zoroastrian Consecration of the Sacred Fire	
7. Purification Rituals of Zoroastrianism	
8. Zoroastrian View of Marriage	
	Appendix : Marriage Ceremonies of the Parses in India
9. Funeral Customs of the Zoroastrians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ir traces in Central Asia	
	Appendix : The Funeral Ceremonies of the Parses in India
10. The Earliest Penetration of Zoroastrianism into China	
11. A Discussion on the Popular Worship of the Heaven God in the Qoco Kingdom	
12. On the Temples of Zoroastrianism and Nestorianism in Chang'an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13. On the Diffusion of Zoroastrianism in the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14. A View of Three Foreign Religion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in the Perspectives of Monotheism and Dualism	
Bibliography in Chinese	
Bibliography in Japanese	
Bibliography in Russian	
Bibliography in the Western Canguages	
Plates	

序

蔡鴻生

林君悟殊，羈泊湄南，寂寞勤苦，不失書生本色。繼摩尼教研究之後，又撰成瑣羅亞斯德教與古代中國之專著。十餘年間，中古三夷教已探其二，成績斐然，有目共睹。

乾嘉時代之史學大師章學誠，在《與汪龍莊書》中曾針砭時弊云：「近日學者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時至今日，此風是否未泯，識者當心中有數。至于林君之學，則既能「食葉」，又能「抽絲」，決非庸蠶之比，可以無疑。書中對瑣羅亞斯德教原典及禮儀，溯源探流，條分縷析，現「蘇魯支」本相於讀者之前，評介而兼闡釋，有學力，有才思，不期於高，而自高矣。

中古三夷教，均經中亞傳入中國，由河中而達河西，文化史上屬於間接傳播一路。陳寅恪先生讀《高僧傳》，對文化移植發生變異之利弊得失，有如下精闢識語：「間接傳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環境之故，轉可發揮其特性而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歐洲，與希臘哲學接觸，而成歐洲中世紀之神學、哲學及文藝是也。其害，則展轉間接，致失原來精意，如吾國自日本、美國販運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據此類推，唐宋火祇教與其文化本原相比，或因「展轉間接」而染上中亞色彩，已非波斯本土之正宗，而為昭武九姓之變種，亦未可知。林君在摩尼教研

究中已注意及中亞教團之特殊性，至於火祆教與興生胡關係如何，似乎尚有剩義，何不加以暢言？既承索序，附陳所疑，非敢有所論定，聊備採擇而已。

林君與余締交垂三十年，情深誼篤。其為人也，淡名利，薄滋味，志定神清，力學奮進。百年人生，君方過其半，幸自珍重愛惜，以期臻於立言不朽之域。

一九九四年孟冬蔡鴻生書於中山大學

作者前言

瑣羅亞斯德教，源自古波斯，以崇拜聖火著稱，故常被稱作波斯拜火教；本書名隨俗，便於讀者一目了然。

該教與摩尼教、景教於中古時代，同由中亞流入中國，史籍以三夷教名之。筆者因研習摩尼教，遂涉獵注意該教。就筆者的體會，對中國學者來說，瑣羅亞斯德教的研究恐要比摩尼教的研究難度高得多，因為前者不像後者那樣，遺存有較為完整的漢文經典和在華傳播的諸多實物資料；在中國古籍中，對前者的記載，清晰度遠不如對後者，篇幅也少得多。

若干年來，筆者在拜讀中外前輩學者和當代同仁有關該教的論著中，也寫點介紹性或考證性文章，做點筆譯或札記；現把這些整理，姑編成冊出版，以就教學界同仁。吾生有涯，學海無邊。如是冊子，拋磚引玉耳。

筆者有幸，曾蒙英國倫敦大學Mary Boyce教授、Nicholas Sims-Williams博士、PM. Thompson教授，德國波恩大學Hans J. Klimkeit教授，瑞典隆德大學Tord Olsson教授、Peter Bryder博士等的幫助或指導，在歐洲研習古伊朗宗教及其語文，同時蒐集資料和目錄。借本書出版的機會，謹把有關的書目整理，附錄書末，俾便國內同仁檢索參考，並藉以向上述諸學者誌謝。

衷心感謝吾師蔡鴻生教授審閱全書稿並為本書作序，惠予勉勵和賜教。

衷心感謝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審閱全書稿並加補正。

衷心感謝台灣大學江燦騰教授、中正大學王見川博士推薦並協

助本書出版。

最後，更要衷心感謝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高本釗先生贊助本書刊行。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波斯拜火教與古代中國 = Zoroastrianism &
ancient China / 林悟殊撰. -- 臺一版, --
臺北市：新文豐, 民84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17-1559-X(精裝). -- ISBN 957-17
- 1560-3(平裝)

1. 祆教

275

84010272

目 錄

序	蔡鴻生	i
作者前言		i
一 近代瑣羅亞斯德教研究之濫觴		1
二 印度的瑣羅亞斯德教徒		11
三 瑣羅亞斯德教的聖經		23
四 《伽薩》——瑣羅亞斯德教的原始經典		31
五 瑣羅亞斯德教的帕拉維文獻		43
六 瑣羅亞斯德教的聖火崇拜		51
七 瑣羅亞斯德教的淨化儀式		61
八 瑣羅亞斯德教婚姻觀述略		71
——附錄〈印度帕爾西人的婚禮〉		78
九 中古瑣羅亞斯德教葬俗及其在中亞的遺痕		85
——附錄〈印度帕爾西人的葬俗〉		98
一〇 火祆教始通中國的再認識		105
一一 論高昌「俗事天神」		123
一二 唐代長安火祆大秦寺考辨		139
一三 唐人奉火祆教考辨		151
一四 從一神論及善惡二元思想看唐代三夷教		165
附錄一：備用書目		175
中文		175
日文		180
俄文		186
西文		190
附錄二：圖版文字說明		249
圖版		250

近代瑣羅亞斯德教研究之濫觴

源於古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anism），係因教主瑣羅亞斯德（Zoroastre）而得名。瑣羅亞斯德，已故史學家陳垣先生音譯為「蘇魯阿士德」，南宋姚寬的《西溪叢語》則寫作「蘇魯支」。其實，根據古波斯文獻，教主名字應讀為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卻由於古希臘人訛音而沿襲為瑣羅亞斯德。因此，更準確地說，所謂瑣羅亞斯德教，即信仰先知查拉圖斯特拉啟示之宗教。

瑣羅亞斯德教，傳統上尚有多種別稱：因認為該教主張善惡二元論，視善惡二元論為其教義之核心，故名之為二元神教（Dualism）；由於該教所崇拜的最高神為阿胡拉·瑪茲達（Ahura Mazda），所以亦稱其為瑪茲達教（Mazdeism）；由於該教的僧侶稱為麻葛（Magi），故亦有稱為麻葛教（Magism）；由於該教以火象徵神，以拜火為最突出的特徵，故又被教外人稱為拜火教（Fireworship），這也是最為通俗的叫法。該教由波斯流入印度，印度人取波斯的諧音稱其為帕爾西教（Parsism）。傳統上又把該教比定為中國史籍所記錄的祆教、火祆教。據陳垣先生的考證，該教崇拜日月星，中國人誤以為其拜天，故名其為祆教。「祆」從示從天，即拜天的意思；而「火祆者即火神天神之簡稱」^①。

瑣羅亞斯德教起源於何時，至今仍是一個懸案。但無論如何，在波斯阿契美尼（Achaemenian）王朝（公元前約五五〇～三三

○年），該教已作為國教，在帝國境內風靡流行。在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征服波斯並實行希臘化時期（公元前三三〇～前一四一年），其漸湮滅。在帕提亞（Parthian）王朝（公元前一四一～公元二二四年）末葉，它又死灰復燃。到了薩珊（Sasanian）王朝（公元二二四～六五一年），它重被奉為國教，臻於全盛，並在中亞地區廣為傳播，進而流入中國內地。公元七世紀中葉，波斯為阿拉伯人所征服，在強大的伊斯蘭化浪潮衝擊下，瑣羅亞斯德教日益式微。爾後，波斯一些虔誠的瑣羅亞斯德教徒，離開家鄉，遠涉重洋，移民到印度西部海岸地區定居，繼續堅持其祖先的信仰，遂發展成當今的帕爾西人（Parsis），是為現代瑣羅亞斯德教徒的主體部分。對於瑣羅亞斯德教這段歷史，學界看法較為一致。

根據一九七六年的估計，世界尚有瑣羅亞斯德教徒十三萬人，其中印度八萬二千人，伊朗二萬五千人，巴基斯坦五千人，其餘分佈於斯里蘭卡、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德國、美國、加拿大等

②。

儘管上古諸多希臘、羅馬學者和中古的伊斯蘭作家們很注意瑣羅亞斯德教，在他們的著作中留下了不少有關的記錄和評論③；但是，從西羅馬帝國滅亡、歐洲進入中世紀後約一千年間，歐洲人對於瑣羅亞斯德教，除了其教主的名字外，幾一無所知。反而，自公元五、六世紀開始，在中國的文獻資料上，對瑣羅亞斯德教及信奉該教的民族的一些習俗，卻屢有記錄，這顯然應歸功於眾所周知的絲綢之路。不過，作為教外的古代中國學者，對於該教的了解顯然十分膚淺，根本談不上研究。把瑣羅亞斯德教作為一個課題，從宗教教學的角度，進行專門的研究，看來祇能追溯到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

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們在發掘研究古希臘羅馬的文化

時，發現了有關瑣羅亞斯德教的種種記載。他們將這些資料盡行收集起來。一五九〇年巴黎出版的布里松（B. Brissen）《波斯主要宗教》一書^④，便是集古代希臘羅馬作家有關瑣羅亞斯德教記載之大成。其後一個世紀，隨著歐洲資本主義對外的殖民擴張，意大利、英國和法國一些到亞洲的旅行家，在伊朗和印度西部海岸，分別發現了瑣羅亞斯德教的遺族，引起他們頗大的興趣。在他們發表的遊記中，對這些信徒的生活、習俗及信仰特徵多所報導，令學者們為之矚目。一七〇〇年，當時歐洲最著名的東方學家托馬·伊德（Thomas Hyde）發表的名著《波斯古宗教》^⑤，幾乎參考了其時所能看到的一切有關瑣羅亞斯德教的資料，總結了以往學者們對該教的研究成果。該書對上面提到的帕爾西人，尤有翔實的介紹。作者還在書中，熱烈呼籲學者們對帕爾西人的宗教及其歷史進行研究。在他的鼓動和感召下，一些學者開始埋頭研究帕爾西教的歷史，更有一些旅行家熱衷於到印度去探險，希望獲取帕爾西人的聖經。

伊德的著作發表十八年後，其一位老鄉喬治·鮑謝（George Bouche），從印度西部海岸蘇拉特（Surat）的帕爾西人那裡，得到一冊稱為《文迪達德·沙達》（Vendidad Sadah）的寫本。

「文迪達德」本應讀為「維提吠達特」（Videvdat），意為「驅魔之法」。它便是著名的瑣羅亞斯德教經典《阿維斯陀經》（Avesta）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至於「沙達」，係指不加註釋的《阿維斯陀經》經文。喬治·鮑謝當時並不知道那是如此重要的文獻。這一寫本於一七二三年被一位叫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e）的旅行家帶到英國。但這古老的寫本，對於當時的歐洲學者來說，還是一部無從破讀的天書。他們所能辦到的是：用鐵鍊把它掛在博德勒安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牆壁上，作為一件

海外奇珍向外國人炫耀。幾年後，又有一位叫弗雷澤（Fraser）的蘇格蘭人到了蘇拉特。他不僅企圖得到當地帕爾西人的聖經，而且還想了解其中的內容。然而，他沒有取得帕爾西人的信任，希望落空。為西方獲取瑣羅亞斯德教這一古老宗教的經典，並將其解讀的歷史使命，最後落到一位叫安克蒂爾·迪佩農（Anquetil Duperron公元一七三一～一八〇五年）的年輕法國人身上。

迪佩農任職於巴黎東方語言學院，通曉希伯來語、阿拉伯語和波斯語，從事東方文獻的研究。一七五四年的一天，他在巴黎皇家圖書館偶然見到四頁《文迪達德》的摹真本。這是幾年前某氏從英國帶來給法國的東方學家艾蒂安·富爾蒙（Etienne Fourmont）的。這些摹真本引起迪佩農極大的興趣。他決心到印度去，為自己的國家奪得一部帕爾西人的聖經，並把它釋讀出來。他的摯友們理解這位東方迷的心情，曾試圖幫他謀求一個職務，以便跟隨即將出發的遠征軍到東方去；但未能成功。於是，他迫不及待地應徵入伍，希望作為普通一兵，隨遠征軍到印度。他事先沒有把從軍的真正目的告訴任何人，一直到部隊快出發時，纔通知自己的兄長。儘管兄長苦苦勸阻，但他不為所動，毅然隨軍開拔。他和其他新兵一道，經過十天的行軍，穿過又濕又冷的原野，到達洛里昂（Lorient）港口。遠征軍將由此下船東航。當他到達港口後，纔獲悉政府為他獻身學術研究的愛國精神所感動，已指令給他退伍證明書和五百法郎的津貼，并由法國東印度公司提供到印度的免費船票。一七五五年二月七日，迪佩農正式動身赴印，時年廿四歲。他到達印度之時，正值英法爭奪這塊殖民地酣戰之際，到處炮火紛飛。迪佩農更因奔波勞頓、不服水土，病魔纏身，幾險喪生。但他堅韌不拔，終於穿過大半個印度斯坦（Hindustan），於一七五九年到達目的地蘇拉特。

迪佩農在蘇拉特的帕爾西人中逗留了三年之久。為了避免像弗雷澤那樣一無所獲，他費盡心機，努力消除帕爾西人對他的戒心和惡意。精誠所至，終於取得了帕爾西僧侶的好感和信任，帕爾西僧侶把其經典寫本出讓給他，並教給他經典的語言。他終於如願以償。

迪佩農在印度西部各地共逗留了六年，於一七六一年啟程返歐。他帶著辛辛苦苦得來的碩果，長途跋涉，疲憊不堪地重新踏上歐洲大陸。但他並沒有先回自己的家鄉，而是逕奔英國，將自己得到的寫本與英國收藏的寫本比較，確認自己真正得到帕爾西人的經典後，纔回到法國。一七六四年三月十四日，迪佩農帶著得自帕爾西僧侶的一百八十個寫本，回到了巴黎。次日便將全部寫本入藏著名的巴黎國家圖書館。這些寫本，包括了學者們冀求已久的《阿維斯陀經》殘篇，還有一些口傳經典。爾後一連幾年，迪佩農埋頭研究和釋譯這些寫本。一七七一年，他多年嘔心瀝血的研究成果問世了，巴黎出版了他的巨著《曾德—阿維斯陀經——瑣羅亞斯德的作品》^⑥。該書將瑣羅亞斯德教的《阿維斯陀經》譯成法文，成為這部古老經典的第一個歐譯本。書中還作了諸多闡釋，內容包括了瑣羅亞斯德的神學，其有關物質與精神的思想，其所制定的聖事儀式等；此外，尚論及古代波斯人歷史的諸多重要特徵。

迪佩農所據以翻譯的寫本，大部分附有中古波斯的帕拉維（Pahlavi）文的注解或翻譯，故冠之以「曾德」（Zend）一詞。該詞在中古波斯語言中，意為注解、說明等。是故，《曾德—阿維斯陀經》可意譯為《阿維斯陀經評註》。

迪佩農的著作出版後，雖然許多學者為之歡呼雀躍，但持懷疑態度者亦大有人在，幾居其半。後者不相信迪佩農所得到的帕爾西人寫經，是傳自古代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徒，而認為是時人的偽

作，迪佩農是上了帕爾西僧侶的當。就在他著作出版那一年，英國頗負盛名的東方學家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甚至用法文發表了一封給迪佩農的公開信，責其所譯的經文內容悖於常理，純屬僧侶偽撰。為此，學者們不得不進行小心的求證。一八二六年，丹麥學者拉斯克（Rask）發表了小冊子《論曾德語的年代和真實性》^⑦，書中考察了《曾德—阿維斯陀經》的語言和梵語的密切關係，肯定其是一種真實的語言，係梵語的姐妹語。這就是說，迪佩農所得到的寫本確實是傳自古代的瑣羅亞斯德教徒，因為當代的僧侶不可能杜撰一套語法體係那樣完整的語言文字。對壘的兩派意見進行了長達七十年的激烈爭論。由於學者們通過比較語言學和比較宗教學的反復研究，終於澄清了事實，確認了迪佩農所得譯本是古代瑣羅亞斯德教徒的經典，並非時人的偽作。

雖然迪佩農在印度取得的是真經，但他對這部真經的釋讀、翻譯，包含了許多錯誤，更有許多模糊可疑之處，亟需學者們大下功夫，繼續研究。在他的譯本出版後的幾十年裡，學界發表了大量的著作，指正了他翻譯上的錯誤。特別是巴黎法蘭西學院的梵文教授歐仁·比爾努夫（Engene Burnouf），其從語言學的角度，修正重譯了《阿維斯陀經》的諸多篇章，被英國馬丁·豪格（Martin Haug）教授譽為阿維斯陀語研究的真正奠基人。此外，迪佩農還犯了一個大的錯誤，即把自己所解讀的《阿維斯陀經》整個都當為教主瑣羅亞斯德的作品，就如其所定的書名那樣；不少學者亦信以為真。直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這一錯誤纔被剛提到的英國學者馬丁·豪格所糾正。豪格氏經過一番嚴密的考證，正確地指出全部遺存的《阿維斯陀經》，祇有題為〈伽薩〉（Gatha）的部分纔是教主本人的作品，其他則是爾後諸多世紀該教僧侶著作的匯編。他同時指出，瑣羅亞斯德教徒在神學上是一神論者，在哲學上則是二元論

者。馬氏的這一觀點，直到今天還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他於一八六二年出版的名著《帕爾西人的聖語、聖文、聖教論集》^⑧，標誌著《阿維斯陀經》研究先驅階段的終結。

無論迪佩農的譯本存在多大的錯誤和缺點，但他畢竟為學術界提供了第一個《阿維斯陀經》的西方譯本。而在此之前，學術界對於古代瑣羅亞斯德教的研究，都是根據世俗的資料，根據歷代作家的記錄和評論，誰也沒有讀過該教本身的經典。因此，以往的研究當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嚴重的片面性、盲目性、主觀臆斷性。迪佩農譯本的發表，從根本上改變了這一狀況，使對瑣羅亞斯德教的研究，建立在一種較為客觀、科學可靠的基礎上。迪佩農對於《阿維斯陀經》的研究，是一種開拓性的工作，其無疑標誌著近代瑣羅亞斯德教研究的發端。

註 釋：

註一 有關瑣羅亞斯德教在中國史籍的稱謂，詳見陳垣〈火祿教入中國考〉，收入《陳垣學術論文集》第一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見頁三〇四、三〇八～三〇九。

註二 見Gherardo Gnoli, 'Zoroastrianism', in: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edited in chief by Mircea Eliade, New York 1987, P. 590.

註三 古代希臘羅馬與波斯是宿敵，對波斯的長年戰爭，使希臘羅馬人對波斯有較廣泛深刻的了解，這充分反映在其歷史學家、哲學家、地理學家、旅行家的著作中。在這些著作中，對波斯人的宗教生活亦不乏記錄。其中最常被瑣羅亞斯德教學者徵引的，有阿里安（Arrian）的《亞歷山大遠征記》（Anabasis of Alexander, Loeb Classical Library），希羅多德（Herodotus）的《歷史》（History, Loeb Classical